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杜 鵬 举

景龙末，韦庶人专制。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，时尉济源县，为府召至洛城修籍，一夕暴卒。亲宾将具小殓，夫人尉迟氏，敬德之孙也，性通明强毅，曰：“公算术神妙，自言官至方伯，今岂长往耶？”安然不哭。泊二日三夕，乃心上稍温，翌日徐苏。数日方语云：初见两人持符来召，遂相引徽安门出。门隙容寸，过之尚宽。直北上邙山。可十余里，有大坑，视不见底。使者令人，鹏举大惧。使者曰：“可闭目。”执手如飞，须臾足已履也。寻小径东行，凡数十里。天气昏惨，如冬凝阴。遂至一廨，墙宇宏壮。使者先入，有碧衣官出，趋拜颇恭。既退引入，碧衣者踞坐案后，命鹏举前。旁有一狗，人语云：“误姓名同，非此官也。”笞使者，改符令去。有一马，半身两足，跳梁而前曰：“往为杜鹏举杀，今请理冤。”鹏举亦醒然记之，诉云：“曾知驿，敕使将马令杀，非某所愿。”碧衣命吏举案，审然之。马遂退。旁见一吏，挥手动目，教以事理，意相庇脱。所证既毕，遂揖之出。碧衣拜送门外，云：“某是生人，安州编户。少府当为安州都督，故先施敬，愿自保持。”言讫，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：“姓韦名鼎，亦是生人，在上都务本坊。”自称向来有国，析钱十万，鹏举辞不能致。鼎云：“某虽生人，今于此用纸钱，易致耳。”遂许之，亦嘱云：“焚时愿以物籍之，幸不著地，兼呼韦鼎，某即自使人受。”鼎又云：“既至此，岂不要见当家簿书？”遂引入一院，题云户部，房廊四周，簿帐山积。当中三间，架阁特高，覆以赤黄帟帕，金字

榜曰：“皇籍”。余皆露架，往往有函，紫色盖之。韦鼎云：“宰相也。”因引诣杜氏籍，书签云“濮阳房”。有紫函四，发开卷，鹏举三男，时未生者，籍名已具。遂求笔书其名于臂。意颇踟蹰，更欲周览。韦鼎云：“既不住，亦要早归。”遂引出，令一吏送还。吏云：“某苦饥，不逢此便，无因得出，愿许别去冀求一食。但寻此道，自至其所。”留之不可，鹏举遂西行。道左忽见一新城，异香闻数里，环城皆甲士持兵。鹏举问之，甲士云：“相王于此上天子，有四百天人来送。”鹏举曾为相王府官，忻闻此说。墙有大隙，窥见分明：天人数百围绕相王，满地彩云，并衣仙服，皆如画者。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。行近窥谛，衣裙带状似剪破，一如雁齿状。相王戴一日，光明辉赫，近可丈余。相王后凡有十九日，累累成行，大光明皆如所戴。须臾，有绋骑来迎。甲士令鹏举走，遂至故道，不觉已及徽安门。门闭，闲过之，亦如去时容易。为群犬遮啗，行不可近。至家，见身在床上。跃入身中，遂寤。臂上所记，如朽木书，字尚分明。遂焚纸钱十万，呼赠韦鼎。心知卜代之数，中兴之期。遂上假故来谒睿宗。上握手曰：“岂敢忘德？”寻求韦鼎，适卒矣。及睿宗登极，拜右拾遗。词云：“思入风雅，灵通鬼神。”敕宫人妃主数十同其妆服，令视执炉者。鹏举遥识之，乃太平公主也。问裙带之由，其公主云：“方熨龙袞，忽为火迸。惊忙之中，不觉燕带，仓惶不及更服。”公主歔歔陈贺曰：“圣人之兴固自天也。鹏举所见，先睿宗龙飞前三年。故鹏举墓誌云：‘及睿宗践祚^①，阴鹭祥符^②，启圣期于化元，定成命于幽数。’后果为安州都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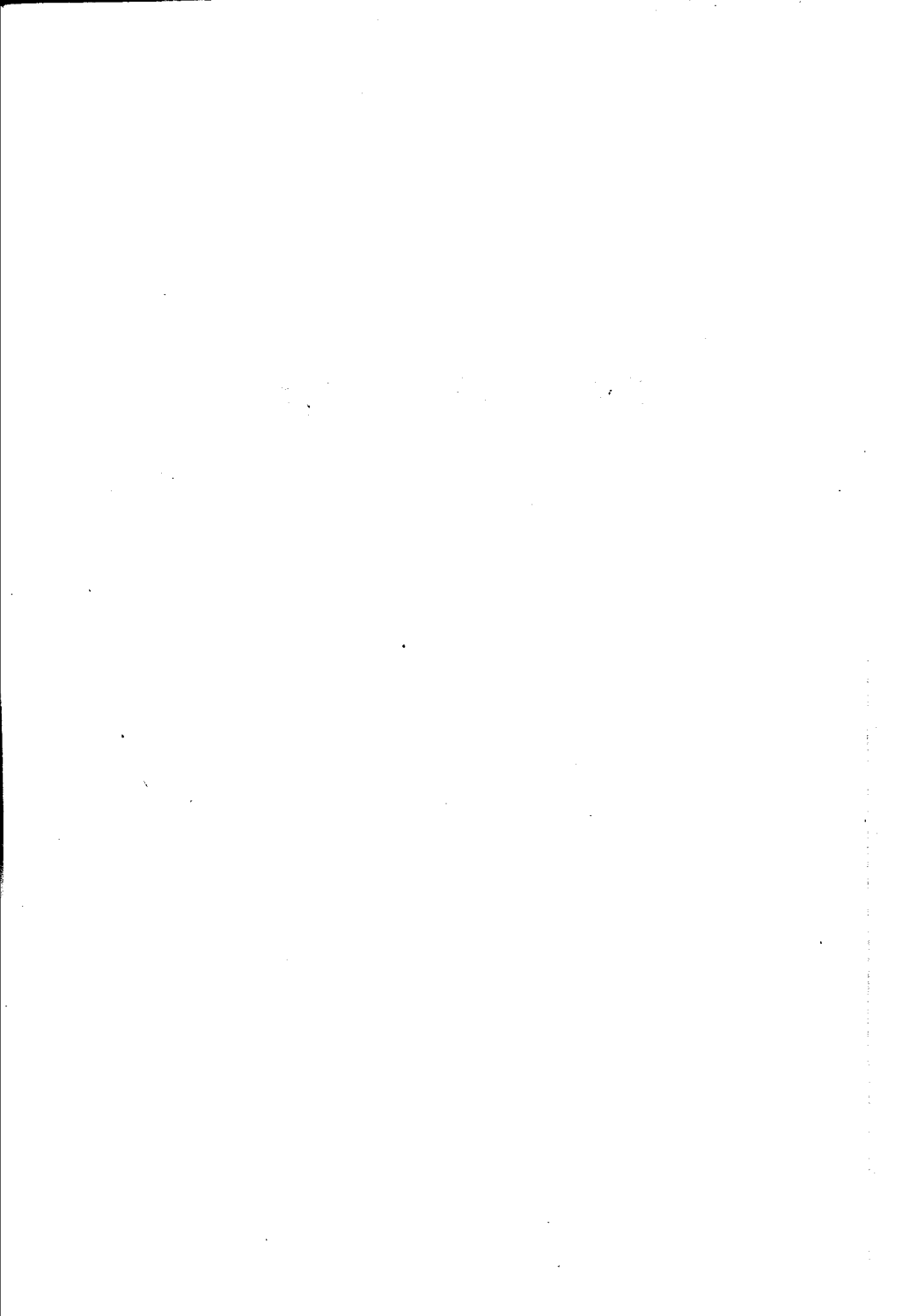
【注释】

①祚 (zuò 音做): 皇位。

②鸞 (lái 音质): 安定。

柳氏传

〔唐〕 许尧佐
李 宵 点 注



柳氏传

天宝中，昌黎韩翃有诗名，性颇落托，羁滞贫甚。有李生者，与翃友善，家累千金，负气爱才。其幸姬曰柳氏，艳绝一时，喜谈谑，善讴咏。李生居之别第，与翃为宴歌之地而馆翃于其侧。翃素知名，其所候问，皆当世之彦。柳氏自门窥之，谓其侍者曰：“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！”遂属意焉。李生素重翃，无所吝惜。后知其意，乃具膳请翃饮，酒酣，李生曰：“柳夫人容色非常，韩秀才文章特异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，可乎？”翃惊慄，避席曰：“蒙君之恩，解衣辍食久之。岂宜夺所爱乎？”李坚请之。柳氏知其意诚，乃再拜，引衣接席。李坐翃于客位，引满极欢。李生又以资三十万，佐翃之费。翃仰柳氏之色，柳氏慕翃之才，两情皆获，喜可知也。明年，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，屏居间岁。柳氏谓翃曰：“荣名及亲，昔人所尚。岂宜以濯浣之贱，稽采兰之美乎？且用器资物，足以待君之来也。”翃于是省家于清池。岁余，乏食，鬻妆具以自给。天宝末，盗覆二京，士女奔骇。柳氏以艳独异，且惧不免，乃剪发毁形，寄迹法灵寺。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，素藉翃名，请为书记。洎宣皇帝以神武反正^①，翃乃遣使间行求柳氏，以练囊盛麸金^②，题之曰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氏捧金呜咽，左右凄恻，答之曰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，所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！”无何，有蕃将沙吒利者，初立功，窃知柳氏之色，劫以归第，宠之专房。及希逸除左仆射，入覲，

翊得从行。至京师，已失柳氏所止，叹想不已。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辘轳^③，从两女奴。翊偶随之。自车中问曰：“得非韩员外乎？某乃柳氏也。”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，阻同车者，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。及期而往，以轻素结玉合，实以香膏，自车中授之，曰：“当遂永诀，愿置诚念。”乃回车，以手挥之，轻袖摇摇，香车辘辘，目断意迷，失于惊尘。翊大不胜情。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，使人请翊。翊强应之，然意色皆丧，音韵凄咽。有虞候许俊者，以材力自负，抚剑言曰：“必有故。原一效用。”翊不得已，具以告之。俊曰：“请足下数字，当立致之。”乃衣纓胡，佩双鞬，从一骑，径造沙吒利之第。候其出行里余，乃被衽执轡，犯关排闥，急趋而呼曰：“将军中恶，使召夫人。”仆侍辟易，无敢仰视。遂升堂，出翊札示柳氏，挟之跨鞍马，逸尘断鞅，倏忽乃至。引裾而前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四座惊叹。柳氏与翊执手涕泣，相与罢酒。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，翊俊惧祸，乃诣希逸。希逸大惊曰：“吾平生所为事，俊乃能尔乎？”遂献状曰：“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，久列参佐，累彰勋效，顷从乡赋。有妾柳氏，阻绝凶寇，依止名尼。今文明抚运，遐迹率化。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，凭恃微功，驱有志之妾，干无为之政。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，族本幽蓟，雄心勇决，却夺柳氏，归于韩翊。义切中抱，虽昭感激之诚，事不先闻，固乏训齐之令。”寻有诏，柳氏宜还韩翊，沙吒利赐钱二百万。柳氏归翊，翊后累迁至中书舍人。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，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。向使柳氏以色选，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；许俊以才举，则曹柯渰池之功可建。夫事由迹彰，功待事立。力惜郁堙不遇，义勇徒激，皆不入于正。斯岂变之正乎？盖所遇然也。

【注释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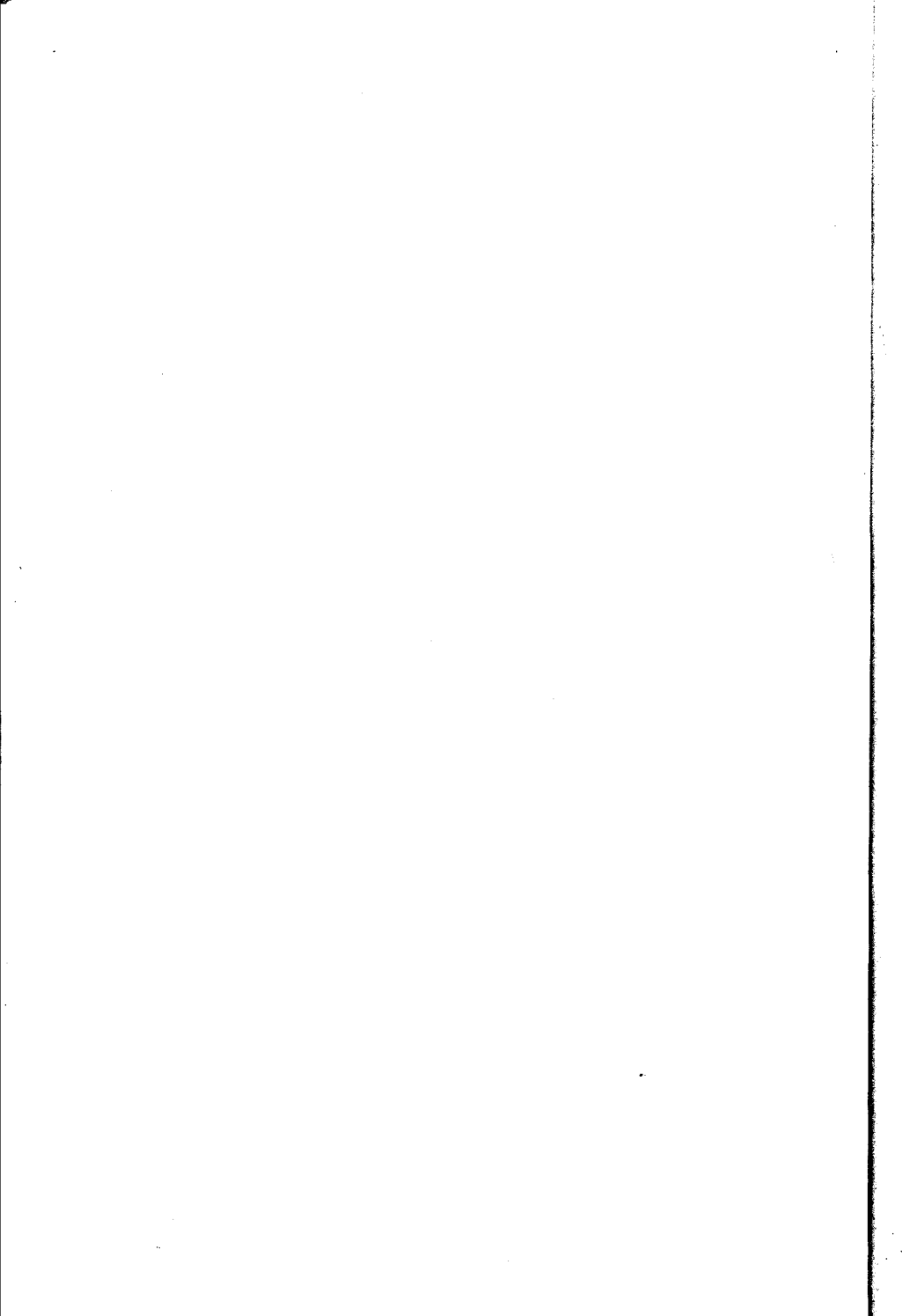
①泊 (jì 音季): 到。

②麸 (fū 音孚): 小麦的皮屑。

③輜辂 (zīpíng 音资平): 古代贵妇人坐的带盖马车。

秀 师 言 记

[唐] 佚名
李 肖 点 注



秀师言记

崔晤、李仁钩二人中外兄弟，崔年老于李，在建中末，偕来京师调集。时荐福寺有僧神秀晓阴阳术，得供奉禁中。会一日崔李同诣秀师，师泛叙寒温而已，更不开一语。别揖李于门扇后曰：“九郎能惠然独赐一宿否？小僧有情曲欲陈露左右。”李曰：“唯唯。”后李特赴宿约。饌且丰洁，礼甚谨敬。及夜半，师曰：“九郎今合选得江南县令，甚称意。从此后更六年，摄本府纠曹，斯乃小僧就刑之日，监刑官人即九郎耳。小僧是吴儿，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。最高敞处，上元佳境尽在其间，死后乞九郎作宰堵坡（梵语浮图）于此，为小师藏骸骨之所。”李徐曰：“斯言不谬，违之如皎日。”秀泫然流涕者良久。又谓李曰：“为余寄谢崔家郎君，且崔氏只有此一政官。家事零落，飘寓江徼。崔之孤，终得九郎殊力。九郎终为崔家女婿。秘之！秘之！”李诘旦归旅舍。见崔，唯说秀师云：“某说终为兄之女婿。”崔曰：“我女纵薄命死，且何能嫁与田舍老翁作妇？”李曰：“比昭君出降单于，犹是生活。”二人相顾大笑。后，李补南昌令，到官，有能称。罢摄本府纠曹，有驿递流人至州，坐洩宫中密事者。迟明，宣诏书，宣付府笞死。流人解衣就刑，次熟视监刑官，果李纠也。流人即神秀也，大呼曰：“瓦棺松林之请，子勿食言。”秀既死，乃掩泣，请告。捐俸，赁扁舟，择干事小吏，送尸柩于上元县，买瓦棺寺松林中地，垒浮图以葬之。时崔令即弃世已数年矣，崔之异母弟晔携孤幼来于高安。晔落拓者，好远游。惟小妻殷氏独在（殷氏号大众，

又号九天仙也)，殷学秦箏于常守坚，尽传其妙，护食孤女甚有恩意。会南昌军伶能箏者求丐高安，亦守坚之弟子，故殷得见之。谓军伶曰：“崔家小娘子容德无比，年已及笄，供奉与把取家状到府日，求秦晋之匹，可乎？”军伶依其请，至府以家状历抵士人之门，曾无影响。后因谒盐铁李侍御（即李仁钩也），出家状于怀袖中，铺张几案上。李悯然曰：“余有妻丧已大期矣，待余饥饱寒煖者^①，顽童老嫗而已，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，早夜往来于心。矧崔之孤女^②，实余之表姪女也，余视之等于女弟矣，彼亦视余犹兄焉。征曩秀师之言^③，信如符契。纳为继室，余固崔兄之夙眷也。”遂定婚崔氏。

【注释】

①煖（yù 音郁）：暖。

②矧（shěn 音审）：何况。

③曩（nāng 音囊）：从前。

郑 德 璘

[唐] 佚名
李 育 点 注

